

# 書畫茶事

林進忠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

## 摘要

茶有悠久的發展歷史，自唐宋以來亦已是文士生活中時涉之物，歷朝文人詩、書、畫、印之中有關茶的創作實不勝枚舉。本文以相關研究所見書畫藝術作品為例，探析茶文化生活中的人文藝術創作情境與內涵，主要有「茶」與「茶」的文字演化關係及其在書法篆刻創作上的現象，以及有關茶事詩文的書法作品賞讀，具有代表性的茶會、茶人、鬥茶等創作題材在繪畫表現上的傳承發展等，而由詩書畫印的相關茶事作品亦可映照其創藝歷程諸多情思理念，呈顯出茶與書畫文人生活的密切關係。惟於浩瀚中固不免管窺之限，亦非歷朝文人皆準之事，仍資更加瞭解文人書畫創作感思與其生活背景情境息息相關的現象。

**關鍵詞：**茶、茶、書法、繪畫、篆刻

#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Tea Ceremony**

**Lin, Chin-Chung**

Professor,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s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ea is quite extensive, with tea alread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terati lifestyl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have also been countless poems, calligraphies, paintings, engraved seals associated with tea created by literati throughout history. This essay references artworks in the genre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amined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and art settings and contents embodied in the culture and lifestyle of tea,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tea (茶) and how it was written in the ancient times (荼), and how the character is represented by calligraphy and seal engraving. Calligraphic works depicting poems on tea ceremony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paintings depicting iconic tea groups, tea aficionados, and tea competitions are also analyzed and appreciated. Poetries, calligraphies, paintings, engraved seals associated with tea ceremony reflect the artists' different emotions and ideologies, reveal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 and the literati lifestyle. The vastness of the subject matter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and literati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were each unique; there is much more to learn about the sentiments behind literat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the intricate connection with their lifestyles and everyday surroundings.

**Keywords: Tea, calligraphy, painting, seal engrav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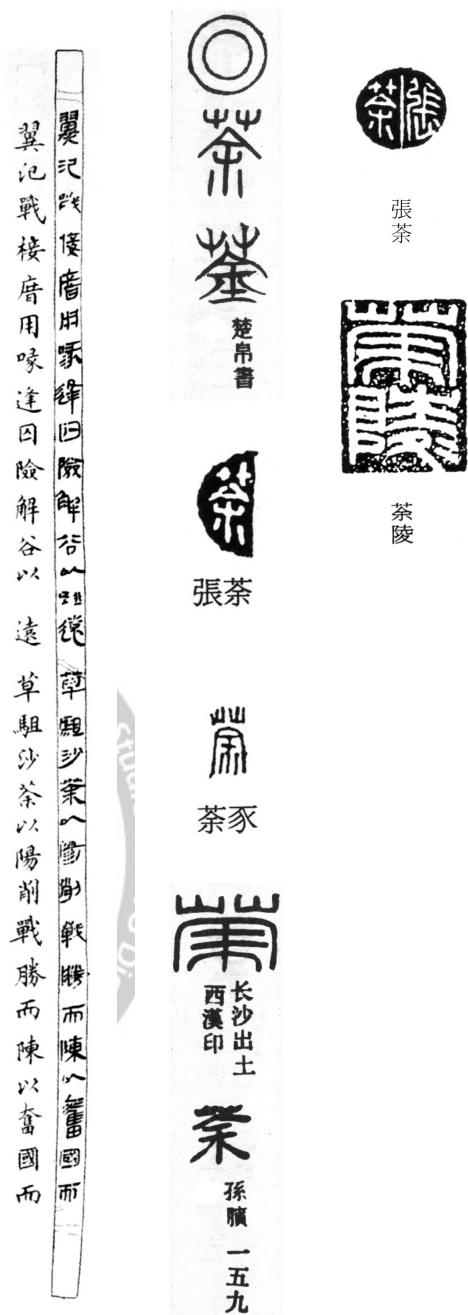
「茶」是具有世界性的共通飲品，在各地外語的讀音主要有「Cha」與「Tea」此兩種體系，與古代輸出流傳源自廣東語系或福建廈門語系有密切的關連<sup>1</sup>。因此可知，「茶」在中國各地方言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讀音，而且依其品種或地域習慣，也有茗、荈、檟、槩、蔎等不同文字用語的別稱。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沒有「茶」字，而收錄的「荼」字釋為「苦茶也」，北宋徐鉉校注認為即「茶」字。

《爾雅·釋草》：「荼，苦菜。」其《疏》：「一名茶草。」又，《詩·邶風·谷風》：「誰謂荼苦。」毛《傳》：「荼，苦菜也。」

另外，《爾雅·釋木》亦云：「檟，苦茶。」郭璞《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而在陸羽《茶經》中則云：「早取曰茶，晚取曰茗。」故一般以「荼」、「茶」為古今字，後來分用而致意義與讀音有別。

在古代文獻中所見的「茶」字，有些便被釋為「荼」，如《春秋》中的「齊荼」；而如記述西漢宣帝神爵三年（西元前 59 年）之事者，四川王褒〈僮約賦〉中所言「烹茶盡具」、「武當買茶」，刊錄於《四部叢刊》中的《古文苑》，惟其所據是宋代刊本，因此，文中的「茶」字，被認為原本應是寫成「荼」字。一般通見的看法是，自中唐陸羽之後「茶」字的寫法才出現。值得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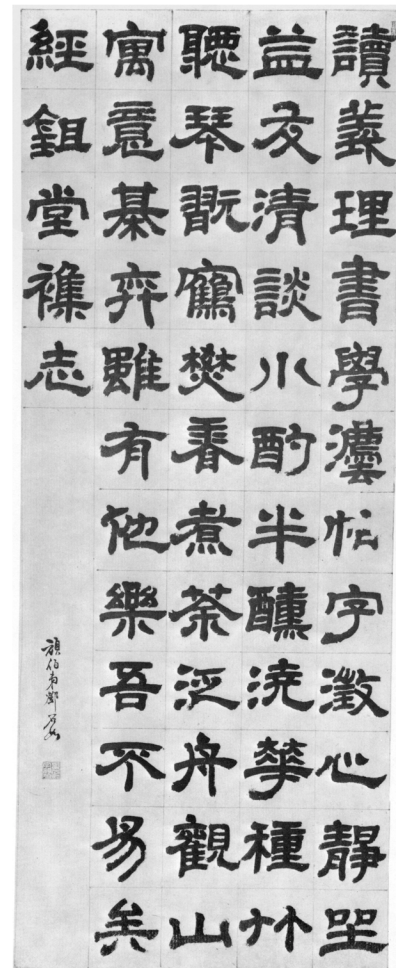
<sup>1</sup> 詳情分析參見：成耆仁，〈中國茶史與茶具的演變〉，《茶的文化》（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民國八十六年七月），13-14 頁。

以近世出土的古代文字資料而言，戰國至西漢之際確實未見「茶」字的用例。在目前所知相關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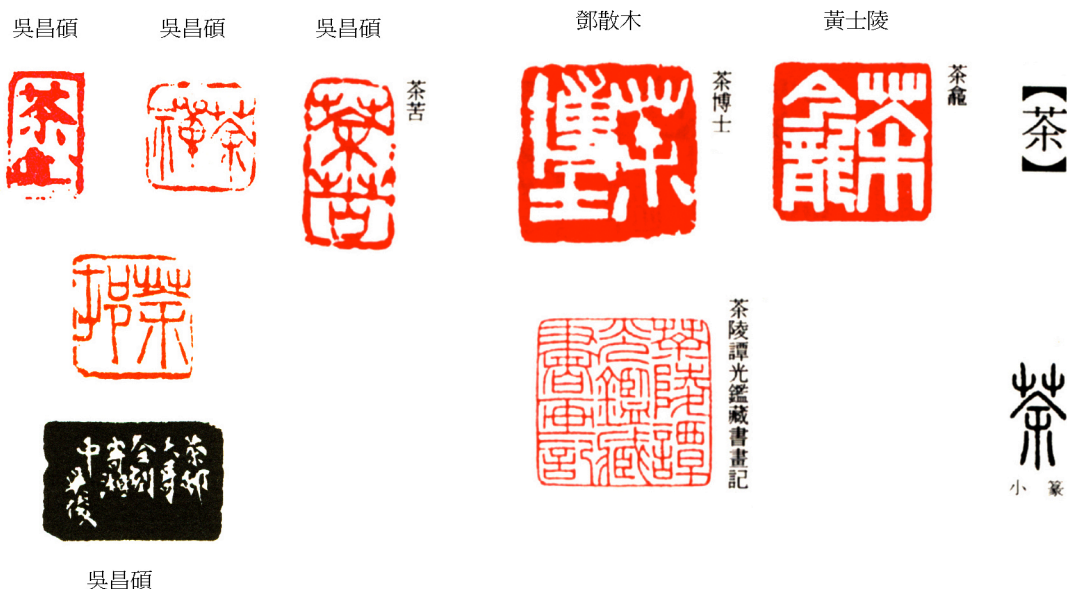
- (1) 年代為戰國時期的長沙〈楚帛書〉，在環置四周的月名之中，十二月稱為「荼」，即《爾雅》所稱的「涂」月，在讀音上與「茶」同聲。
- (2) 在秦印中有「張荼」、「荼豕」等印文。
- (3) 考古推定年代為西漢文景之際的〈荼陵〉印，係 1978 年在長沙出土。《水經注》及《漢書·地理志》長沙國下均有「荼陵」之地名。據《集韻》云：「荼陵，縣名，在長沙。」後世則多稱該地為「茶陵」。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茶陵州》云：「漢置縣，以在茶山之陰而名，武帝封長沙定王子訢為侯邑，後漢仍曰荼陵縣……。」依此可知，「荼陵」印文係西漢時縣名的原本寫法。
- (4) 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孫臏兵法》竹簡墨書中有「草駟沙茶以陽削」句，其之「茶」字用為「塗」。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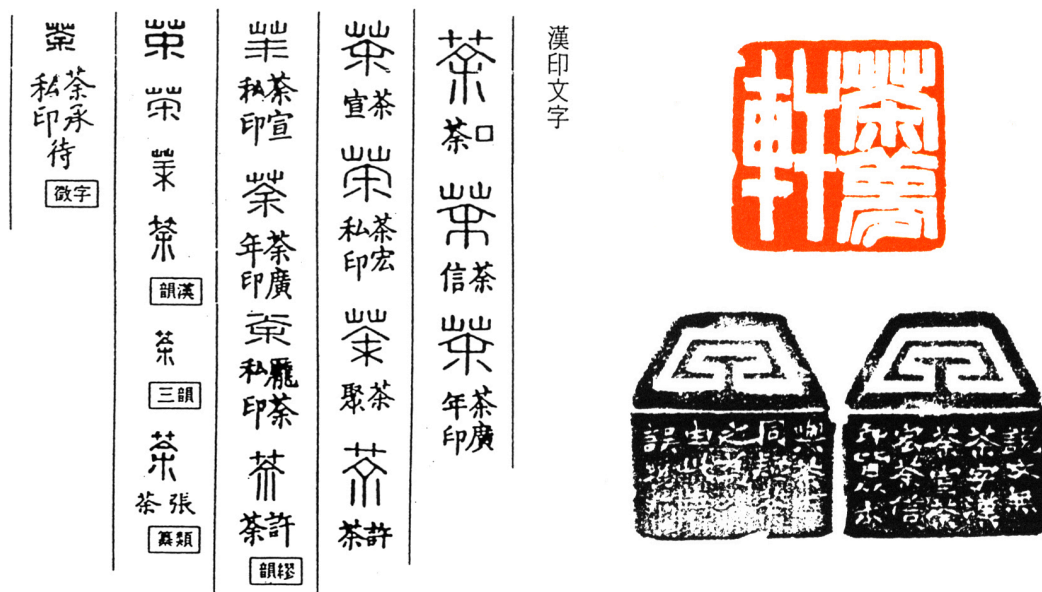
基於上述的情況，在「荼」與「茶」已被分用為二字的時代，書法家與篆刻家們仍不免有古、今字的擇用問題，特別是使用篆文與漢隸之際。例如：清鄧石如所作〈隸書經鉏堂雜誌軸〉，其中「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的「茶」字，明顯可知所指為「茶」；鄧石如另在〈顏氏家訓隸書軸〉作品中則是寫作「茶」。在歷代不少書法家的作品中，都可見到類似的情況。至於篆刻作品，例如：近代吳昌碩所作「茶苦」朱文印，語出《詩·邶風·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自當用「荼」；但吳氏另作「茶邨」朱文印，依款文「茶邨大哥」可知，印文所篆的「茶」實為「茶」字，另外，「茶禪」朱文印的情形亦同；仿元押的「茶（押）」印係用楷書入印，則自宜用「茶」字。



清 鄧石如〈隸書經鉏堂雜誌軸〉



清代趙之謙所作白文印「茶夢軒」，款：《說文》無「茶」字。漢「茶宣」、「茶宏」、「茶信」印，皆從木，與「茶」正同；疑「茶」之為「茶」，由此生誤。



款文中引述的諸漢印內容，俱收錄於桂馥編的《繆篆分韻》書中的「茶」字條，該書共五卷補五卷，刊於嘉慶元年（1796），該書是趙之謙持用的工具書。而袁日省《選集漢印分韻》二卷，則是嘉慶二年所刊。古籍中此二字意近，亦不乏通用之例，《集韻》亦謂兩字同。此印白文線質拙厚，右方密白對比強烈，是其專擅的表現手法。

清人郝懿行《爾雅義疏》中云：「今茶字，古作荼，……至唐陸羽著《茶經》，始減



一畫作茶，今則知茶不知茶矣。」這也是常被引用的習見說法。依照附列的漢印文字而言，確如趙之謙所指摘的那般，漢印中已有「茶」的寫法出現，「茶」、「茶」二形同時並用。《潛夫論·志氏姓》：「茶氏，殷氏舊姓也。」在《漢書·江都易王劉非》中即有「男子茶恬」；而在《萬姓統譜·麻韻》中亦有以「茶」為姓者。依趙之謙「茶夢軒」印款所述，除非是說文學者桂馥的《繆篆分韻》及袁日省的《選集漢印分韻》所摹的漢印字形有偽誤，否則，「茶」字寫法應非遲至中唐陸羽之世才出現的。

王壯為（1909-1998）是現代書法篆刻創作的大師，民國五十三年五十七歲時曾製「甲辰墨字四印」，賞介如下：



（1）「墨福」朱文印，款云：「甲辰年自製墨字四印之首。玉照生。」另記：「福為眾樂之首，舊以指酒，今以指錢。丁巳自註<sup>2</sup>。」錢是最實用的，一般作者亦最歡迎，交件最快。殷商時期「福」字古文寫法像兩手奉酒之意，用為祭祀之名，故部首有「示」，而字之右半原為酒器之狀。依此可知鈐用「墨福」者是收得筆潤所作。



（2）「啜墨」白文印，款云：「夏夜熱甚，赤膊作此。壯為甲辰。」在〈邊跋錄〉中有「友人佳茗，實助成之。」可知「啜」字指飲用好茶，書後鈐用。



（3）「麴墨」白文印，款云：「玄照闇書印，以報贈酒者用之。無意學借山翁，而此老斤運之風，揮之不能去也。壯為並題，甲辰大暑前三日。」是鈐於贈酒索書而作之作品所用。前此二印之刀法風格，均略具民初齊白石（即借山翁）之遺意，故於款中述及。



（4）「哺墨」朱文印，款云：「甲辰初冬廿三日，午酒微醉，刻此二字。將用之以答索書而先之以飲饌者。玉照生。」係用於設宴索書者，「主人費錢，於我無益」，何時動筆則難說，是較不受作者歡迎的。此印「哺」字略左傾，而周欄粗細變化多趣，與古代封泥遺韻同調。

## 二

宋代大書法家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係洪州分寧（今江西修

<sup>2</sup> 王壯為，〈石陣鐵書室篆刻邊跋錄〉，《篆刻》第二期（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3-22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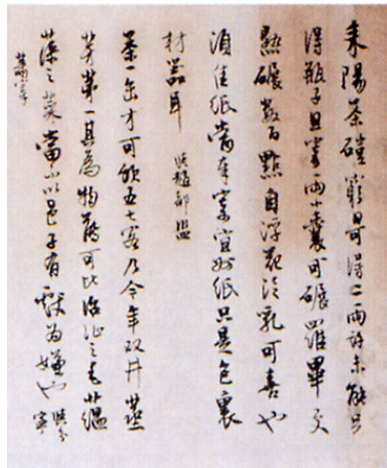
水)人。在其鄉里居所的南溪，即江西省修水縣之西，有名井之地曰「雙井」，當地人所製之「雙井茶」極富盛名。北宋歐陽修(1007-1072)《歸田錄》記云：「蠟茶出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景祐(1034-1038)，為北宋仁宗年號。依其所述可知，雙井茶在宋代有草茶第一的極高評價。又，唐人劉叉《冰柱詩》云：「不為雙井水滿，甌泛泛烹春茶。」宋人楊萬里《晚興詩》：「雙井茶芽醒骨甜，蓬萊香燼倦人添。」元人柳貫《洪州歌》：「舊聞雙井團茶美，近愛麻姑乳酒香。」由各詩文中可見白芽雙井茶的美名，流傳相當久遠而廣為周知。

黃庭堅於茶尤其嗜好，為之吟詠再三，有關茶的詩作數量之多，在歷代詩人中是較罕見的，同時他也一直以家鄉的雙井茶為光彩名產，頗為喜愛珍賞。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黃庭堅四十三歲，時在京師供職史局，正值王安石變法失敗，而司馬光為相並盡廢新法的次年；同屬舊派陣營的蘇軾(1036-1101)時年五十二歲，亦已結束貶謫黃州之役並回任進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詩朋文友雲集汴京往來唱酬，形成北宋詩文革新的高潮。黃庭堅時以家鄉佳茗餽贈韻士，是年有詩《雙井茶送子瞻》云：「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樹；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硤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該詩的內涵固有心性交流的深層意境，而藉由贈送鄉里名產雙井茶，是江南高山雲霧培生的雲腴佳茗，以硤細磨而煮的湯花霏霏，是無比的怡人清香，也不免令人懷思鄉野自然的幽閒清娛。

蘇軾在領謝好茶之後有答詩《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雪湯生璣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東南出，畫舫何妨宿太湖。」(原注：《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為第一。畫舫宿太湖，顧渚貢茶故事。)



傳宋 劉松年〈攪茶圖〉(局部)



王壯為〈書錄山谷書牘中茶語卷〉

蘇軾此詩句句以茶為核心述事，亦隱寓著自我心境。黃庭堅嗜茶，同時也不時以佳茗持贈文士同好，同年另有詩〈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无咎文潛〉，其中除頌揚晁、張二人的才華與彼此的友情之外，對於晁補之的部分有：「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澆君胸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建溪（閩江上游）龍團是印有龍紋的茶餅，亦即詩中的團茶、蒼玉璧，是宋朝當時貢茶中的珍物，由戍守建州的越侯所貢，輾磨之後茶碎猶如「玉塵」般，煮沸香色沁人。詩中也莊重地引申為以茶清心、展才效國之期望與見重。

王壯為於民國六十八年己未夏五月作〈行書錄山谷書牘中茶語〉，書法適暢有神，結字布局之開合、線質、墨量均寓富變化趣韻，頗多值得細品賞讀。所錄內容是節取黃庭堅傳世尺牘中有關茶事之語，由中亦可瞭解山谷道人嗜茶、贈茶、熱愛鄉里名品雙井茶，並不懈介紹說解與推廣的情形<sup>3</sup>。

<sup>3</sup> 在《黃庭堅全集》的尺牘中有關茶語甚多，另摘錄部分以資參閱。〈與呂晉父帖〉雙井四瓶，皆今年極嫩者。又玉沙芽一斤，以調護白芽。然此品自佳氣味，但未得過梅，香色味皆全爾。公著意茲，想不可欺也。〈答王秀才書〉欲分雙井以報嘉德，適發數十書，遣遠來莊僕，未暇及，候他便也。〈與公蘊知縣書〉雙井新芽八兩，漫奉一歡，恐竭氣，以露芽八兩助之耳。〈與嗣深節推十九弟書〉今年有雙井飲否？〈與徐彥和書〉雙井似差勝去年，漫寄一甌，嘗試如何。〈與德之司法帖〉恨泥潦，不敢屈煎茶耳。〈與景仁考功〉雙井此一品極嫩，味美，亦安昌侯輩才德爾，且試噉嘗如何？別有一種，亦得日早，然略入湯，不甚熟，味厚。或不喜其太猛，續當遣。〈與徐彥和〉欲寄新雙井，以山寒尚微，它日別求便。〈與景溫都運〉雙井白芽、露芽各二種謾往，恐關中湯餅之流不能味。〈與君實仁親〉楊華店有土井，清冽而甘，不作土氣。自雙井來，所經井泉數十，皆不及此，惜張又新、陸羽輩不及知也。〈答清隱禪師〉二十九日解舟到山下，阻風雨，日相望二十里，極思茶會，顧陰慘，不敢遣人奉邀爾。〈與觀音院長老〉雙井遽索得少許，已不甚佳，謾備乍到煎點。〈與仲謨運勾〉雙井茶謾分上，適有僕夫自遠來，茶味似可人，故往，但不知此有佳噉否？〈與晉甫〉損惠賜茶，感刻。〈答從聖使君〉此邦茶乃可飲，但去城或數日，



〈與趙都監帖〉未陽茶磴，窮日可得二兩許，未能足得瓶子，且寄兩小囊。可碾羅畢，更熟碾數百，點自浮花泛乳，可喜也。須佳紙，當奉寄，宜州紙只是包裹材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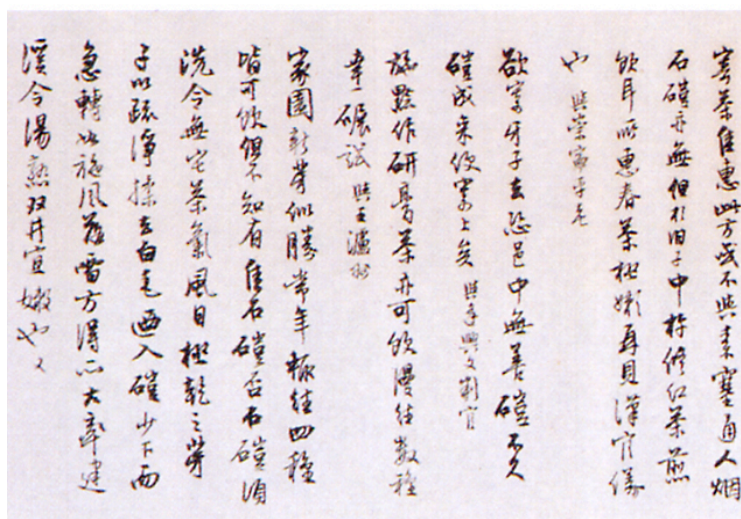
〈與分寧蕭宰書〉茶一缶，才可飲五七客，乃今年雙井蒸芽第一。其為物薄，可比沼沚之毛，蘊藻之菜，當不以邑子有獻為嫌也。

〈答王子厚書〉所寄歐陽文忠雙井詩，詞意未當雙井之價，或恐非文忠所作。今分上去年雙井，可精洗石磴曬乾頻轉，少下茶白，如非羅麪，乃善煮湯烹試之，然後知此詩未稱雙井風味耳。

〈又〉雙井法，當以蘆布作巾，裹厚埤盞一隻，置茶其中，每用手頓之，蓋篩去白毛，并揀去茶子，乃磴之，則茶色味皆勝也。點時淨濯瓶，注甘冷泉，熟火煮盤盞，令熱湯才沸即點。草茶劣，不比建溪須用熟沸湯也。往嘗作建溪茶曲，不審見之否？或未見，後當寄也。

土人不善制度，焙多帶煙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都濡月兔兩餅，施州八香六餅，試將焙爆嘗。都濡在劉氏時貢炮也，味殊厚，恨此方難得真好事者耳。〈與曹使君伯達譜〉前日見，甚欲分茶盞。此一雙乃紫毛琴光，琴光則宜茶也，就日中見紫毛。〈答逢興文判官〉南老須茶，因人當送。向聞比頗耽酒，不解茶，故不再送耳。〈又〉得暇復過此烹茶否？〈答廬州安撫王補之〉雙井今年似火齊太熟，味差厚，謾分上，來遠不能多也。磴之法，皆擇去茶花及小黃葉，以微潤布巾搥去白毛，略焙之乃磴，其出磴如麪如雪乃佳耳。大率建溪湯欲極滾，雙井則用才沸湯，治擇如法，則不復色青味澀。〈又〉雙井今歲制作似勝常年，今分上白芽等各五囊，雖在社後數日，味殊勝也。磨時須洗去舊茶曬乾，乃不敗其香味。懲江安之水敗，故以陶器往，到便可略見火也。〈答王觀復〉乍到，未有佳物可以為報，家園雙井來，乃分上。〈答宋子茂殿直〉欲寄茶芽去，適此人煎迫，書不暇，但寄得府公茶耳。〈答楊齋郎〉遠寄建溪，極荷勤篤不忘。知殊喜雙井，恨發黔中來，已苦誅求到骨耳。〈答郭英發〉今日不出，能見過，可共前日所碾茶也。〈答黔州逢興文判官〉建溪二十銖謾送，同碾以開蘆酒昏睡。〈答楊君〉家園雙井二品，謾分上，此千里鵝毛也。雙井雖品在建溪之亞，而為草茶之傑。若得佳石磴，先以蘆心布巾揉，篩去白毛，磴之如雪花也。煮新湯嘗之，味極清佳，乃草木之英也，當求名士同煮之耳。〈答江安李殿直〉適飽飯得茶遲，意思昏倦，奉書極草率。〈答王觀復〉龍團一餅謾往，可對錦屏烹之。〈答人〉適碾一種茶，極妙，方點了，遲數步耳。少頃再令碾，碾得遣上。蓋相亦輒喜飲茶，故茶極費耳。〈與範長老〉雙井一器，已是去年者，謾分上。新茶到，別送也。〈又〉前令羅富送舒州朮及舊雙井，到彼不壞否？今因江南何客，更分新雙井去，計院中或有佳磴也。〈答檀敦禮〉惠建溪官焙二餅，皆佳物也，感刻感刻！〈與歐陽元老〉三兩日分雙井佳品去。〈又〉建溪數中時，下碾皆妙，難以同味，故以奉寄，此種都下亦難得也。〈與胥彥回朝請〉雙井今年舍弟遣人送一斤許，分上數兩，恐可為老親一煎也。〈與中書侍郎簡〉雙井今春第一只有此，今納上，并揚州大明寺水一器，伏幸檢入。〈與仲弼排岸簡〉此品茶餘一斤半，告指揮磨卻，令自送來，與之酒，願戒令少下細磨也。〈與王補之安撫簡〉并以雙井分上，不審已微戲下否？〈與駐泊侍禁簡〉雙井一器謾分上，不訝輕瀆。





〈與崇寧平老書〉寄茶佳惠。此方或不與秦塞通人煙，石磴亦無，但於臼子中杵修仁茶煎飲耳。所惠春芽極嫩，再見漢官儀也。

〈與逢興文判官帖〉欲寄牙子去，恐邑中無善磴，不久磴成來，便寄上矣。〈又〉比江南寄新茶來，味殊佳，恨未得同一烹。（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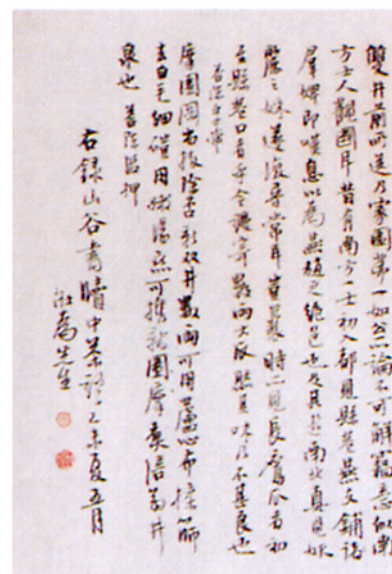
〈與王瀘州書〉施黔作研膏茶，亦可飲，謾往數種，幸一碾試，垂諭如何？

〈又〉家園新芽似勝常年，輒往四種，皆可飲，但不知有佳石磴否？石磴須洗，令無他茶氣，風日極乾之。牙子以疏布淨揉，去白毛乃入磴，少下而急轉，如旋風落雪，方得所。大率建溪令湯熟、雙井宜嫩也。

〈又〉近巡教張侍禁回，上狀，并漫送施黔茶，當已徹聽下。某春來嗽苦筍多，乃苦心痛，殊惡，雖進極溫燥藥得無恙，然遂不能多飲茗，亦殊損減人光彩。（未錄）

〈答陳季常書〉雙井前所送，乃家園第一。如公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耳。昔有南方一士，初入都，見縣巷燕支鋪群婢，即歎息，以為燕趙之絕色；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耳，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口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

〈答黔州陳監押書〉新雙井數兩，可用蘆心布揉，篩去白毛，細磴，用嫩湯點，可攜就摩圍，煮涪翁井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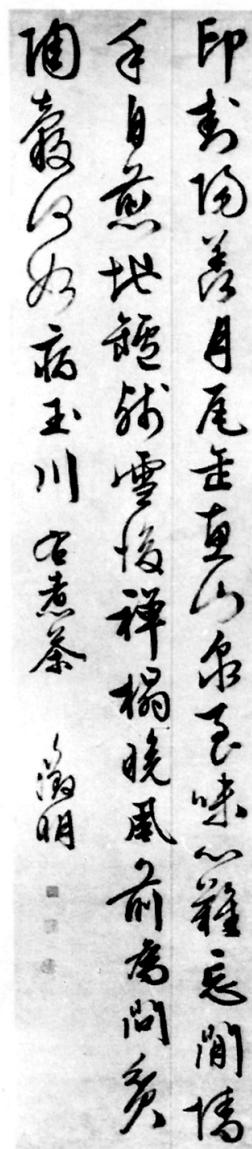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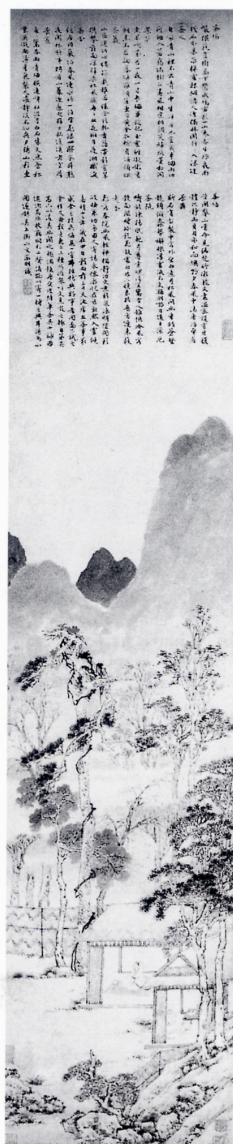


### 三

歷代文人書畫作品中，以品茶事茗相關內容所創作的不少，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李公麟、趙伯驩、趙士雷、錢選等均有例作可賞，而降至明朝更加興盛多見，沈周、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丁雲鵬、仇英、錢穀、王問、李士達、張復等亦均有茶事書畫作品傳世，顯示茶文化長久以來已是文士生活的重要環節，而從詩書畫作中呈現的，煮茶待客、洗硯烹茶、臨流煮茶、名井茶會及就泉水而烹之等煮茶的種種景物情境，也正是穿越時空互有異同的茶文化圖像與精神內涵，細加賞讀均有其貴重的價值與文化意義。

明代文徵明（1470-1559）的詩書畫茶事作品不少，是極具文士品茶生活代表性的例子。文徵明〈煮茶〉詩云：「印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難忘，閒情手自煎。地爐殘雪後，禪榻晚風前。為問貧陶穀，何如病玉川。」這是嘉靖九年庚寅（1530）六十一歲時的詠茶詩作，並有寫成條幅的書法作品傳世。其行書〈煮茶詩〉等多件書法作品都是詠茶詩書雙璧

的絕妙作品，研讀詩意、品賞書藝同時俱得。文徵明所作〈品茶圖〉下繪園居草堂而遠山晴朗，筆意勁實而墨彩變化豐富，茅堂中主客共享清茗，鄰室則有童僕正在煮茶，生動地描繪出園林山居品茶欣愉的景象。此作上端則有正書題寫的〈茶具十詠〉詩句，包括茶塢、茶人、茶笋、茶籬、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甌、煮茶，十首詩題與唐代皮日休、陸龜蒙等人所作全同，一脈相傳次韻應和，格式相同而各有感悟與風味。此件〈品茶圖〉可謂詩書畫茶事結合一體的代表性佳構。



明 文徵明〈品茶圖〉 明 文徵明〈行書煮茶詩〉

明 文徵明自題〈茶具十詠〉詩

(1)〈茶塢〉岩隈蒨靈樹，高下鬱成塢。雷散一山寒，春生昨夜雨。棧石分瀑泉，

梯雲探煙縷。人語隔林間，行人入深迂。

(2)〈茶人〉自家青山裡，不出青山中。生涯草木靈，歲事煙雨功。荷鋤入蒼靄，

倚樹占春風。相逢相調笑，歸路還相同。

(3)〈茶笋〉東風吹紫苔，一夜一寸長。煙華綻肥玉，雲蕤凝嫩香。朝來不盈掬，

暮歸難傾筐。重之黃金如，輸貢堪頭綱。

(4)〈茶籩〉山匠運巧心，縷筠裁雅器。綠含故粉香，羈帶張雲翠。攜攀蘿雨深，

歸染松風膩。冉冉血花斑，自是湘娥淚。

(5)〈茶舍〉結屋因巖阿，春風連水竹。一徑野花深，四鄰茶穉熟。夜聞林豹啼，

朝看山鹿逐。□足辦公私，逍遙老空路。

(6)〈茶灶〉處處鬻春雨，青煙映遠峰。紅泥思白石，朱火燃蒼松。紫英凝面薄，

香氣襲人濃。靜候不知疲，夕陽山影重。

(7)〈茶焙〉昔聞鑿山骨，今見編楚竹。微籠火意溫，密鑊靈牙馥。體軟靜而貞，

用亦和而悞。朝夕春風中，清香浮紙屋。

(8)〈茶鼎〉，斲石肖古制，中客外望白。煮月松風間，幽香破蒼壁。龍頭縮蠱

勢，蟹眼浮雲液。不更瀾明朝，自適王濛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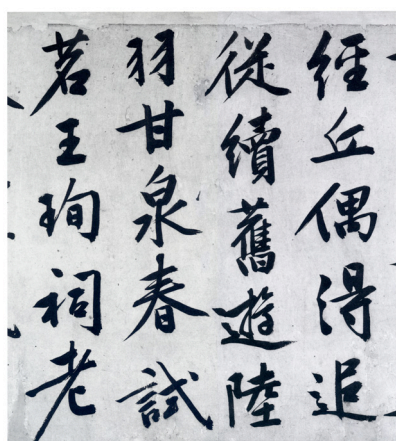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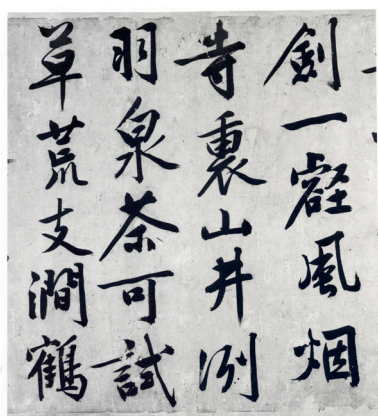
(9)〈茶甌〉疇能練精眠，范月奪素魄。倩宜鬻雪人，雅愜吟風客。穀雨鬥時珍，

亂花凝處白。林下晚未投，吾方遲來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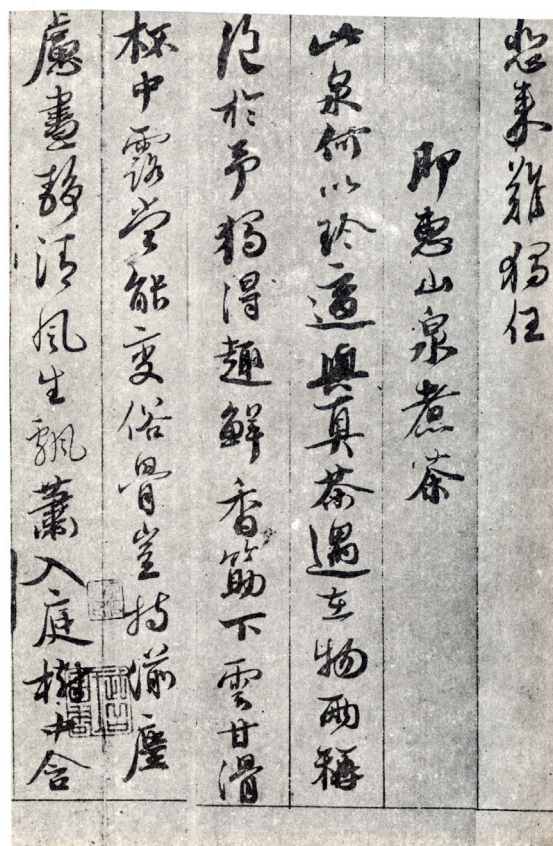
(10)〈煮茶〉花落春院幽，風輕禪榻靜。活火煮新泉，涼蟾墮圓影。破睡策功



多，因人寄情永。仙游恍在茲，悠然入靈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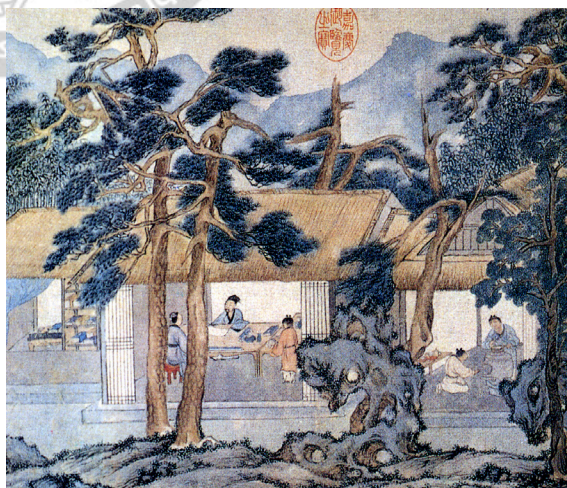
明 文徵明〈行書詩卷〉



北宋 蔡襄〈自書詩翰〉

前人煮茗即重視水質，唐陸羽有「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之論，故常就泉而烹之。惠山泉甚早即有盛名，陸羽評為「天下第二泉」，宋黃庭堅便有詠〈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詩，謂「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跳珠」。蔡襄亦有〈即惠山泉煮茶〉詩翰，可見極重名泉之水。明錢穀即有〈惠山煮泉〉畫作傳世。

明代文徵明為吳中四才子之一，在畫史上與沈周、仇英、唐寅合稱「明四家」，



明 文徵明〈真賞齋圖〉局部



詩書畫皆精絕。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戊寅二月十九日，時文徵明四十九歲，曾與王寵、王守兩兄弟以及湯珍、潘和甫、朱朗、蔡羽等文士好友同遊惠山，並於二泉（方泉、圓泉）亭下酌泉茶會，攜帶鼎彝茶具汲泉烹煮，三沸而三啜之，是為茶文化生活的盛事。

事實上，早在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值文徵明三十五歲時，即有詩作〈詠慧山泉〉（秋日將至金陵泊舟慧山同諸友汲泉煮茗喜而有作）五言古詩，中有「少時閱茶經，水品調能記。如何百里間，慧泉曾未試。空餘裹茗興，十載勞夢寐。秋風吹扁舟，曉及山前寺」、「吾生不飲酒，亦自得茗醉，雖非古易牙，其理可尋譬。向來所曾嘗，虎阜出其次；行當酌中冷，一驗逋翁智」，是嚮往而計畫前往的感思之作。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文徵明〈惠山茶會圖卷〉（編號：京 1-1343）即為紀事之作，有蔡羽作序，並題詩五律十四首，湯珍亦題詩八首，王寵題詩九首。所繪於山林樹茂丘岩之間有小徑及平台小亭，內有欄邊井泉，諸士與僮僕悠閒煮茶細品清茗。畫作無款，僅於左下角鈐印有「文徵明印」、「悟言室印」兩方印。蔡羽撰於二月清明（十九）日的〈惠山茶會序〉中云：「乃舉王氏鼎立二泉亭下，七人者環亭坐，注泉於鼎，三沸而三啜之。識水品之高，仰古人之趣，各陶陶然不能去矣。」清楚敘述



明 文徵明〈滄溪草堂圖卷〉（局部）

茶會的情況。在王寵所題詩作中有〈惠山作〉：「鼎食非吾事，泠泠冰雪腸。煮茶師自得，斫屐興偏長。花器薰泉竇，山形拱石堂。江湖自有樂，高詠和滄浪。」湯珍詩作中有〈惠山作〉：「雨足青山曉，春泉滑正流。松雲含竹色，珠雪灑龍湫。品豈中冷下，茶堪北苑投。名賢留勝賞，合向《水經》收。」北苑指建州鳳凰山（福建建甌之東），係宋代產茶有名之地，稱建茶、北苑茶<sup>4</sup>。另外，蔡羽詩作中有〈酌泉惠山〉：「惠麓煙中見，名泉拄杖尋。蔽雲多翠木，宛轉向雲林。世有煎茶法，人無飲水心。清風激修竹，山石得

<sup>4</sup> 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上：「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惟如《補筆談·辯證》則以為北苑原非地名，實係南唐李後主之世有江南北苑使善製茶，因而得名。但其所指產地則無誤。



餘音。」則是生動地描述覓泉煮茶的氛圍情境。結合諸人詩文內容與文徵明畫作並賞，茶會盛事，更有可觀。



明 文徵明〈惠山茶會圖〉

上海博物館亦藏有一件文徵明〈惠山茶會圖卷〉(編號：滬 1-0591)，乃是年四月中旬以後文氏與王寵兄弟共三人前往武進拜訪鄭學諭(蒲潤)老先生所持贈者。前有鄭氏題端「惠山茶會」四字，亦有蔡羽書於戊寅春三月朔旦的〈惠山茶會序〉全文，此件畫作上有文徵明的鈐印及「惠山茶會圖」五字。並有文徵明書〈錄自作詩十二首〉的行草書法，款署「門生文徵明頓首」，其詩中有〈慧山泉試茗〉：「妙絕龍山水，相傳陸羽開。千年遺智在，百里裹茶來。洗鼎風生鬢，臨闌月墮杯。解維忘未得，汲取小餅回。」這是行經百里還過無錫，同諸友遊惠山酌泉茶會的盛會感思。



明 文徵明〈惠山茶會圖〉

此作卷後，另有蔡羽自錄詩十一首、湯珍所書詩稿十六首、王守所書詩稿五首、王寵所書詩稿五首，署款文意全都是呈請鄭蒲澗指教，亦即係各人自作所書持贈鄭氏，最後五人之作合裱同卷而成。

兩件〈惠山茶會圖卷〉分藏於二大博物館，畫作的筆墨表現相當不同，錄詩的內容數量亦有異，尤其書法風格迥異不似同一人之手蹟，是否均為真品則是有趣的研究課題，惟其中文徵明書法的風格是與習見者類近。

#### 四

唐代詩人盧仝，號玉川子，范陽（河南濟源）人。博覽群書，工詞律，好詩文，深得韓愈賞識。初隱少室山，平生澹泊名利，唯好品茶，所做〈茶歌〉文辭精湛清麗。《新唐書·卷一七七》：「盧仝居東都，（韓）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曾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當朝宦官）。愈稱其工。」盧仝在甘露之變（835）中為宦官所殺。

盧仝《玉川子集·卷二》中有〈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云：「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敘述喝茶七碗過程中不同的感受與心境，也充分闡明品茗之優點益處。南宋陸游（1125-1210）《劍南詩稿·十一》〈晝臥聞碾茶〉詩句：「玉川七碗何須爾，銅碾聲中睡已無。」又，北宋蘇軾《東坡集·續集二》有〈六月六日……晚謁損之，戲留一絕〉詩云：「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此皆可知「玉川七碗」典出而傳頌廣遠。

盧仝煮茶，是書畫作品常涉的題材。傳南宋劉松年〈盧仝烹茶圖〉原作現已失傳，惟據清厲鶚《南宋院畫錄》，都穆劉松年〈盧仝烹茶圖〉跋：「玉川子嗜茶，見其所賦〈茶歌〉，松年圖此。所謂破屋數間，一婢赤腳舉扇向火，竹爐之湯未熟。而長鬚之奴復負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側耳松風，以俟七碗之入口。可謂善於畫者矣。夫茶未易烹也，余嘗覽《茶經·水品》，又嘗受其法於隱人，始知人之烹茶率漫浪，而真知得味煮鮮矣。嗚呼，安得如玉川子者與之談斯事哉！」此跋中詳細地描述畫中內容，讀之恍如親見，形容「以俟七碗之入口」尤其生動傳神，可謂善於賞析者也。李復〈題劉松年盧仝烹茶圖〉詩七言二十句，中云：「竹爐火暖蒼煙凝，碧雲浮鼎香風生」、「松年圖此寧無情，似覺七碗通仙靈」。可見該畫確能傳達出煮茶之時的生動景象，而給觀者強



烈的感受，可惜原圖已佚傳。

傳為宋末元初錢選（約 1235-1300）所繪〈盧仝烹茶圖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作品並無年款，或以為是明人作品。場景是稍開闊的斜坡平臺，有庭石芭蕉之蔭，白衣文士盤坐毯中，男僕側立一旁，而目光則一致投注於蹲跪老婦正在扇爐煮茶，表情描寫生動頗有神韻，構圖開朗平穩安定，主題清晰明確，具高古幽然的色調氛圍與質氣。

圖上端有清高宗乾隆乙巳（1785）仲秋御題：「紗帽籠頭卻白衣，綠天消夏汗無揮。劉（松年）圖牟（益）做事權置，孟（簡）贈盧（仝）烹韻庶幾。卷易幀斯奚不可，詩傳畫亦豈為非。隱而狂者應無禍，何宿王涯自惹譏。」另，在第四句之後自註云：「石渠舊有牟益〈茅舍閒吟圖卷〉，後復得劉松年〈烹茶圖卷〉，取以比較邱壑位置與牟卷相同。蓋劉先有此圖，而牟仿為之，然兩卷均未自標圖名。劉卷則唐寅跋為〈玉川子烹茶圖〉得存其真，而牟卷則收藏家未考率題為〈茅舍閒吟圖〉……」可知，前述松年之作為手卷，清代尚存於清宮。乾隆並於第五句之後對於唐盧仝詩中所及「孟諫議」其人，就是《唐書》中的「孟簡」，作考證說明<sup>5</sup>。



傳南宋 錢選〈盧仝烹茶圖〉（局部）

明代丁雲鵬〈玉川煮茶圖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穿著素袍盤坐手持羽扇的盧

<sup>5</sup> 自註云：「盧仝有〈謝孟諫議寄新茶〉詩，又有〈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愈貶國子博士〉詩，而未著何名。按，《唐書》：孟簡字幾道，工詩，元和中官諫議大夫，出為常州刺史。以時代官爵考之，當是孟簡也。」

全，全神注視著在鼎爐上正在煮茶的情形。赤足的紅衣老嫗，在旁手持茶盤恭奉以俟。身著黃袍的男僕正提壺汲水返回，傾耳細聽有否水沸之聲。人物表情描寫相當生動。在構圖表現上較集中聚焦，前置庭石叢草，在石座石桌之後配以湖石、芭蕉、修竹等，與錢選所作的內容大同小異。丁雲鵬另有〈煮茶圖軸〉，構圖內容均有另意，並同賞讀益有可觀。



明 丁雲鵬〈玉川煮茶圖軸〉(局部)

「陸羽煮茶」也是書畫茶事的常涉題材。唐人陸羽（733-804）一名疾，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就名利，隱於苕溪，自號桑苧翁，嗜茶、精識茶事，著《茶經》傳世，使天下普知飲茶之醇美。《新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民間以陶塑成陸羽（鴻漸）像奉祀之事，史書中多有可見。唐李肇《唐國史補》：「鞏縣陶者多為瓷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又，唐闕名《大唐傳載》：「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



明 丁雲鵬〈煮茶圖軸〉



家，陶其像置於錫器之間，云宜茶足利……因目為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降至宋朝，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瓷偶人於灶側，云此號陸鴻漸。」可知此事流傳甚為久遠。另如宋李昉《太平廣記·陸鴻漸》中，則記敘陸羽試水精鑒的傳說故事，並有「楚水第一，晉水最下」之說。

元代趙原所繪〈陸羽煮茶圖〉，數間茅屋行廊鄰立，在依山傍水、松竹環繞的幽雅景觀中，童子焙爐煎煮，而陸羽則閒靜細品盡享啜飲品茶之樂。由於煮茶重視水質，常是就泉水而烹之，在文人書畫生活中追尚自然、回歸樸野原真，是相互吻合而共容的。因此，書畫與茶事在宋以後各代都有例證可賞，覓泉或臨溪，或近或遠汲水煮茶，或洗硯或鼎彝玩古，呼朋喚友同聚品茗，歷代相關畫作可謂不少。



元代 趙原〈陸羽煮茶圖〉

北宋蔡襄（1012-1067）所著《茶錄·論茶》於其〈色〉中云：「茶之色貴白。」又云：「然餅茶……製成粉末後……青白者，受水即為鮮白，是以建安之人於鬥試時，競以青白者較黃白為勝也。」另外，在沏茶即以開水泡茶末的〈點茶〉中云：「所添之湯，約佔盞內四分而止，點之情況，視表面之色呈鮮白，緊密附於盞內而無水痕者，是為絕佳。建安於鬥試之時，水痕出現較早者以為負，耐久者則為勝，是以較勝負時，每曰其差一水，或曰其差二水。」依其所述有關北宋時「鬥茶」之事，以福建建安所產北苑貢

茶為例，茶餅碾成細末、置於盞內攪和以少湯沖泡稱「點茶」，茶色以無水痕的鮮白為貴。當然，水質、沸溫、茶質味香及焙製過程等也都具有影響與重要性。



傳宋 劉松年〈鬥茶圖〉(局部) 傳宋 劉松年〈茗園賭市〉(局部) 南宋 錢選〈品茶圖〉(局部)

北宋之初「鬥茶」的風氣已盛，包括王公貴族、文人雅士以及茶館茶販等平民社會，茶宴、茶會、茶市中的鬥茶是流行的茶文化活動，《江鄰幾雜志》有「蘇才翁（軾）嘗與蔡君謨鬥茶」之事，宋代唐庚《鬥茶記》述政和三年（1113）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而最有名的是范仲淹〈鬥茶歌〉的長篇細述，其中如「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醍醐，鬥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可以瞭解是時鬥茶風氣之興盛與有趣的情況。

在繪畫上有關鬥茶的作品有數件，主要描繪的則是市井茶販的相互競比，人物內容與器物場景互有關連，可看出是傳摹分寫而成。傳為南宋劉松年〈鬥茶圖〉是較平述式的描寫四位茶販售賣之暇相聚論茶，而另件亦傳為劉松年的〈茗園賭市〉則是有客人在的叫賣較量情景，左側主題人物兩手張開傾注茶湯的動作頗為生動，而右側販攤茶架上貼「上等江茶」紙條亦增益說明。傳為宋末元初時期所作的有錢選〈品茶圖〉、傳元趙孟頫〈鬥茶圖〉等，基本上都是與前述傳劉松年二件作品相互類近，在傳移摹寫之中各有表現，至於清人汪承霈等後世的作品中亦可見相同內容造型之作。整體而言，北宋鬥茶風氣盛行，惟在繪畫作品中亦僅能管窺一二概要，而圖中所見倒湯入盞亦與《茶錄》所述點茶添湯之法略有出入。





元 趙孟頫〈鬥茶圖〉(局部)



清 汪承霈〈群仙集祝圖卷〉



頤壽〈鬥茶圖〉